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一起十一年五月盡十四年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丁酉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改過之心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臣聞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帝王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未必盡謬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

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羽毛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刑誤則小人道長而惡不之懲賞謬則君子道消而善不知勸是以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然況人主之心而可以有所左右乎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洞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代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甯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危安危之機非隱而難見也而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于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故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

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曩
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
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
博薨彥博竭聰悟涉獵書記有口辯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
四方風俗隨問而答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震殿庭進止雍容觀
者拭目自掌機務卽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上謂侍臣曰
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
逸竟夭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
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
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徙任城王道
宗為江夏王趙郡王孝恭為河間王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按唐六典洛陽都城隋大業二年詔楊素宇文愷移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間至元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修三陂以禦之一日積翠二日月陂三日上陽爾後二水無勞役之患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漢書藝文志曰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陛下求治之心不爲不殷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

臣莫能與之諍棼或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有意危人何所不至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而承顏順旨其為禍豈不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過不害於正道小人亦或有小善無益於效忠今既謂之君子矣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

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聞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人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子霸者之佐猶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四海之大君爲千齡之上聖而可令有間然乎陛下誠能愼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襃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事見八十

七卷晉成帝永嘉三年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自明德宮還洛陽宮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然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瘡痍未復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疏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于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伏願陛下慎選舉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于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游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于鼎石言于

晉猶嘗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又何足以繫
聖心哉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元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
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
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
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秖可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
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
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魏晉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
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
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
年而已哉古之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然大要惟以節

儉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務今承大亂之後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供億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息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此實可爲憂懼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故百姓安樂武帝承其豐富之資窮奢極欲民遂不堪然亦不至於亂者文景遺德猶在人心也嚮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左傳晉叔向引讒鼎之銘以爲言杜預注曰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

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凡修政者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矣然人主於前代之失則知之未有能知其身之失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

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
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帝子身食大國何患於貧而歲
别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
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哉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也又
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
史則縣令不憂其不賢故天下刺史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
矣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夫勳人或京官
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

已上各舉一人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昏遣人傳呼警衆周置鼓以代之謂之鼕鼕鼓時人便之上益加賞勞　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潬 潬音但 上幸白司馬阪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 唐六典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 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 武德中帝開天策上將府以唐儉爲長史 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

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臣聞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乙未獵于濟源丙午還洛陽宮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武氏初被召母楊氏慟哭與訣武氏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言笑自如既入見賜號武媚爲武氏亂唐張本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歷焦璐唐朝年代紀馬總唐年小錄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一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實錄爲八十二故置此年

是歲詔尊孔子爲宣父立廟于兖州

戊戌貞觀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

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眞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幹爲第一　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

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二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婚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壬寅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自洛陽西還長安　癸亥幸河北觀砥柱勒銘以紀功德自西還便道幸河北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為縣屬蒲州縣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度屬陝州括地志曰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甲子巫州獠反貞觀元年

分辰州之龍標縣置巫州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禹都安邑後人立廟於其地安邑有鹽池則柳谷亦當在安邑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又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爲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爲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

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強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竇懷悊上以其園賞孫伏伽）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宏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典宏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元史兩館宋泰始至齊永明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宏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宏文館永興縣屬鄧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出後叔父寄寄陷于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布衣蔬食以喪禮自居至太建末寶應平寄還方釋布食肉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大業初為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而疾其峭正十年不

從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武德中與房元齡對掌文翰上嘗欲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上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上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隟隟音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上嘗作宮體詩使世南賡和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及卒上哭之慟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也吾有小失必犯顏諫諍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忽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未幾爲詩一首追

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以誰示乃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後又夢見世南有若平生乘進讜言翊日下制厚恤其家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松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又松州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州有霸州然當以其酋豪爲刺史而此霸州又是儀鳳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道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

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羌置羈縻州有閻州諾州皆屬松州都督府無閻州）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後魏時鄧至王像舒彭據之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後周置龍涸防隋置松州去長安二千二百五十里）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元齡曰草昧之初（易曰天造草昧王弼註云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與羣雄並起

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元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眞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水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有鬱督軍山東南距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新書曰烏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嗢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回紇牙帳東北五百里而合流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灼頡利苾主南北部苾音別又音彌又音密　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隋改爲淸化郡唐復爲巴州　己卯畋於始

平賜高年粟帛（晉魏置始平縣屬扶風晉分立始平郡後魏復爲縣隋屬扶風唐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八十里）乙未還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元武門以諸衛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爲韉凡游幸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吳置越裳縣屬九德郡以古越裳之地也隋屬驩州日南郡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道彥尋卒道彥事親孝謹初義師起父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縣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羸服出入間乞丐及採野實以進身無所啖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匿之以備闕乏貞觀初爲岷州都督以父喪解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柏容貌衰毁雖親友不復識之　十二月辛巳遷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後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縣梁分宣

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縣置諸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之始寧縣置璧州始寧郡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深識事端動無不中上嘗曰我於馬周暫爾不見便思之不忘中書侍郎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榷古今毛晃曰揚榷大舉又掎也舉而引之也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雖蘇張終賈未易過也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為貞觀二十二年馬周卒張本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上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霍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

文雅漢之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嘗從上游獵遇羣豕突出上使射之箭不虛發上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耳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美乎高祖崩元軌毁瘠過禮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每至忌辰輒累日不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導吾以利邪拒而不納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咄陸五啜號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暾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五俟斤號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暾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碎葉城在焉書碎葉川出安西西北千里至碎葉杜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西頭有怛邏斯城 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

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新書曰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其國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也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曾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爲伐高昌張本

是歲左武衛大將軍冀國公秦叔寶薨叔寶少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及降唐從上征伐凡敵中有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上輒命叔寶往取之叔寶應命負槍而

進必刺之閾乘之中人馬辟易其所持槍踰越常制從上閱王世
充于洛陽馳馬頓槍于城下而去城中數千人共拔不能動叔寶
復馳馬舉之以還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
百餘陣屢中重創計前後所出血蓋數斛矣安得不病乎

紀貞觀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
僕射房元齡太子少師元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遺愛尚上女
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元齡固
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太子欲拜元齡設儀衛待之元齡不敢謁
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元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
未得乃自領之　禮部尚書永甯懿公王珪薨珪幼孤志量沈深
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父頗有人倫鑒嘗謂所親曰

門戶所寄惟此兒耳珪微時與杜如晦房元齡善母李嘗謂之曰而後必貴然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曰二客皆公輔才而貴無疑矣珪性寬裕雖僕妾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宗姻困匱多所周恤而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于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爲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

雖不學闇古人富不易載此臣之所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謂由侍兒及歌舞得進者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謂父坐沒入掖庭者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左傳楚鬭椒作亂莊王滅若敖氏既而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正欲賜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及民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與其毒害於見存之

百姓則甯使制恩於己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族憂虞如蹈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甯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

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掠焉耆見上卷六年又見上年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虞部郎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屬工部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活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為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

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庚寅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

餘口　五月壬申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謹用條陳以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不克終三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閒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陛下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

然茲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陛下在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此不克終六漸也陛下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此不克終七漸也陛下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閒因所短詰其細過此不克終八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陛下在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扶老攜幼就食關外來往數年無一逃亡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于徭役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繈屬于

壓遞子背望于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怗泰怗音帖此不克終十漸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屛障朝夕瞻仰幷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廏馬二匹守是避正殿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 六月渝州人侯宏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東謝蠻西接牂柯之別帥日羅殿今廢西買馬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杞黨二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宏仁所通者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晉分鬱林置晉興郡隋廢晉興爲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邑寧郡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

丙申立皇弟元嬰爲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衞青擊匈奴所收河南地是也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

汗賜姓李氏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屛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掠抄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河北則大磧之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

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謂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　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蘇尼失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　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

濶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乙亥立皇子福爲趙王　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宏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畋於咸陽（咸陽秦都漢爲渭城縣屬右扶風晉廢縣後魏置咸陽郡隋廢郡武德元年分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四十里）　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游畋廢學右庶子張元素諫曰古三驅之禮非以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異遠畋然行之不節終虧雅度夫宏道在于學古學古資于師訓孔穎達等皆碩德鴻儒既奉詔侍講宜相與朝夕覽聖人之遺教察前賢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則盡善盡美矣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善言者也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

毀既甚忠言遂塞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禍福之來皆由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元素復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畋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歸笑虞邱子賢耶子饞之進孫叔敖爲相莊王以霸太子置不聽太子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元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元素毀之而實不能改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弈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

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弈弈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佗曰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弈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杜佑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恰如鍾乳人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叩之灌然冰泮陶宏景曰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爲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陳藏器餘曰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開不著地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弈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新書曰窮遁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所謂破洛那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

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龜茲一名邱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于闐東𨵿東行入大流沙行千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之吐呼羅居蔥嶺烏滸河之南古大夏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也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抵吐火羅何或曰屈霜儞伽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新書康漢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惡者後亦康國枝庶咄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昆彌國皆附之拔悉彌蓋即拔悉密在葛邏祿之西駮馬或曰弊刺曰遏邏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堅昆後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又曰黠戛斯火燖或為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西南與波

斯接西北抵突厥以伊列水爲境伊列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陳湯與甘延壽謀郅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此其證也考異曰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爲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沙鉢羅葉護既因咥利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爲界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爲境徐州上言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碩

庚子貞觀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因泰延康里屬長安縣故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周官有師氏保氏漢始有祭酒博士晉始立國子學唐國子祭酒從三品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儀禮周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

小經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附錄侃吳郡人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每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詔藏于秘閣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徧）褚仲都（附錄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梁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周熊安生沈重（附錄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同中授五經博士江陵破又留事梁主蕭詧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散騎常侍都官尚書高祖以重經明行脩遣使致書徵之于梁及至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又令講三教之義于紫極殿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辨凡所解釋無

不推服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久之辭還梁蕭歸拜爲散騎常
侍隋開皇三年卒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撰周禮義三十一卷
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
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行於世　陳沈文阿解錄文阿字國
衛吳興武康人
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文阿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
句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五經博
士侯景素聞其名及陷臺城購而求之文阿乃登樹自縊遇有救
者乃自投于地而折其臂景平授步兵校尉兼掌禮儀臺閣典章
皆其所定也及高祖受禪文阿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
之會有救者乃免世祖卽位授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令于
東宮講孝經論語所撰儀禮八十
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于世　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劉焯
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宏擊羅竇
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
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流鬼國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
阻海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
行乃至人依島嶼散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
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　未嘗通中國重三譯
而來上以其使者佘志爲騎都尉佘音茶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

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爲魯王　六月滁州野蠶成繭凡收八千三百碩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新志貞觀中置清暑宮於汝州臨汝縣鳴皐山南枕汝水睨廣成澤立德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一至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二百一十里至柳谷渡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

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閒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卽漢戊己校尉所治地宋白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縣之地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唐改高昌縣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釋文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葉護突厥達官也為大臣之首自交河城至浮圖城三百七十里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

虵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高昌自麴嘉有國傳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亡）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考異曰舊書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來朝（文泰入朝見四年）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鎭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也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滿縣漢車師後王庭也宋白曰二州相去四百五十里）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

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月甲戌荊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陳倉縣屬岐州唐制畿縣尉正九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

如僕甞之比是也僕甞官爲折衝率陳倉府兵上悅擢仁軌爲櫟陽丞漢高皇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號萬年陵改櫟陽爲萬年縣至隋猶因之唐都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年而舊萬年縣復曰櫟陽屬京兆唐畿縣丞正八品下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今秋大稔玄黃亙野民收穫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尋遷新安令唐初置新安郡貞觀元年廢郡爲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

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　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宗女也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爲朔行戊寅曆見一百八十七卷武德二年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

用乖天正今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渚風推校精密請如渚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曾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衆子婦服大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唐司門郎掌天下諸門諸關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經本部司門請過所給使禁中給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屬宮闈署令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華陰令華陰縣屬華州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爲給使遂夜出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其言　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橦木一截也唐式柴方三尺五寸爲一橦按通典韋悰句

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乾沒○橦音牀又音童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向使官橦賤私橦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宴樂伎有景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

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盦不踰旬竝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二十九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開皇九年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辭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

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聞穆公爲晉所圍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侯以歸楚莊赦絕纓之罪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楚莊怪問乃夜絕纓者報王也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栝州刺史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三年改曰栝州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

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癸卯上獵於樊川酈道元曰樊川在漢杜縣亦曰樊鄉漢高祖至櫟陽以樊噲灌廢丘功最賜食邑於此鄉因名樊川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服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詩桑柔曰進退維谷註谷窮也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

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元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靑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元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按隋之視品即唐之流外銓也宋白曰唐制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銓亦分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又問何曹元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元素雖出於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孫伏伽與元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遂良亮之子也博學文史尤工隸書魏徵稱其下筆遒

勁甚得王逸少體上即日召令侍書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及之曰孰與歐陽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可比遂良曰然則何如君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亦可貴遂良大喜　鄜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隱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

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河間元王孝恭薨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既滅蕭銑又擒輔公祏功名震世性奢豪重宴遊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麗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庶免他人所利也上待之甚厚宗室中莫與爲比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十二 起十五年盡十七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辛丑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琊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

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今始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杜佑曰故定襄城在朔州馬邑郡北三百許里有眾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溫湯新豐有驪山溫湯華州有溫湯府衛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十惡二曰謀大逆注曰為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干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逆正條以其干紀犯順以大逆論罪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蛇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

兗州立德宮音義兗城宮身上卷上作　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漢叔孫通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百篇己酉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迨於殷周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近世巫覡妄分五姓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似取其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然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齶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卻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敘

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長平之戰死者四十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又辰辰午午酉酉亥亥謂之自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漢光武中興南陽人士多貴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按魯莊公生於乙亥之歲建申之月法應貧賤又當尫弱短陋而齊詩之譏莊公者乃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惟有向命一條法得長壽而莊公薨時年止四十有五秦始皇生於壬寅年之正月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按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漢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生法當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按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後魏孝文帝生於丁未歲之八

月以法推之當無官爵又不見父今按魏書孝文身受父顯祖之禪率天下而事其親宋武帝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與命並當空亡（甲己申酉乙庚午未丙辛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戌亥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戌亥甲戌旬申酉甲申旬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卯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今按宋書武帝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補註窀厚也穸夜也窀穸猶言長夜）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

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邱隴未嘗改移而名位不常何也故知升降由人不關諸葬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皆以爲確論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考異曰舊傳云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今從實錄　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宏化公主帝以宗室女爲宏化公主下嫁吐谷渾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

隋煬帝破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之樓蘭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民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賜民八十以上物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賜宴於武成殿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爲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可實以告朕近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曰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戀聖化殊無疾苦因固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各賜物有差　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

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按會要武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者起之於苫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曰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見者已譏其華侈何容更有修造且丁匠官奴不宜親近此輩或兒犯國章或弟罹王法鉗鑿懸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應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豈可不爲寒心又鄭衛之樂謂之淫聲先聖既以爲非道賢將以爲失往年口敕殷勤懇切伏請重尋以嚴明誡不聽太子又寵暱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閹宦之徒體非全氣專柔

便佞託親近竊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所從來遠矣今殿下親寵此屬使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綱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覽書益不悅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太僕寺典廄署有執馭一百人皆番上二宮六典太子僕寺有廄牧署有典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志寧又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孔穎達曰寢苫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塊竟不忍殺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

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甯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榱屋椽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桷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職方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辯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

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臨屯眞番樂浪元菟四郡高麗有其地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

爲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尚書　壬申車駕發洛陽　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三千屯朔州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漢武郡）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

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薙秋草（薙芟草也）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許里至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投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濼北走。（自淮以北率以積水處為濼濼音洛又音六又音泊）世勣

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眞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五臺本漢太原慮虒縣久廢後魏改曰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臺山屬代州）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午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

害可善擇其宜　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豈為此也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為卿隋改為監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元武門在北曰北門劉昫事始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八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也禮司常職曰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

齡等亦何所謝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甯晏今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得無務公等名乎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淸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西域天竺國遣使入貢其國王姓乞利咥氏世有其國不相纂弒厥土濕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駝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百姓殷樂俗無簿籍以砥

足摩踵爲致敬人皆深目長鼻男子穿耳垂璫有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書貝多葉以記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迹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解甲四天竺王皆北面臣之（中天竺之旁更有東西南北四天竺）時唐僧元奘適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聞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奘乃爲言今上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尸羅逸多喜曰我當東面朝之乃遣使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我國乎皆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夾道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拜受詔復獻鬱金火珠菩提樹

貞觀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時泰奏引蕭德言顧胤蔣亞卿謝偃等就府修撰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周禮王及世子惟膳不會其他服物世子猶皆會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

追封海陵剌王論者以爲丕可離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且魏王之心丕不安息僞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帝末從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徙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爲年限　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籍也　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知機密　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附錄唐秘史曰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衣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其爲帝也抱持筆跪而言曰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爲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謚並依舊

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睹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元素早朝（戶奴官奴掌守門戶）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

元齡爲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

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癸亥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鎭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鎭兵謂鎭守之兵謫徙謂死罪流徙謫徙者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幷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杜佑曰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卽嬀水也自恃强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

之乙毘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郭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皆河西爲之供役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

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考異曰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惟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爲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爲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弭秣賀治末息德城北百里距康居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熟啜以狗衆皆憤怨泥熟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

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莫賀咄見一百九十三卷之二年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者使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一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都護郭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啜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爲五字耳二十年實錄貞觀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爲安西都督則咄陸寇伊州敗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誤蓋亦由此今因孝恪爲都護并言之　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

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元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降見一百九十四卷）六年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趣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

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新興公主皇女也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殺其王建武泉姓也新書曰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幷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爲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臧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也攷正兵部句原文作吏部兼兵部尙書令攷從新舊傳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

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爲征高麗張本） 壬戌上校獵於岐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郿州上宜置岐陽縣屬岐州） 甲子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氈衾粟帛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 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建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宏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宏轉餉不絕（謂討王世充時也） 歷南寧

戎廣州都督（梁以健爲郡置戎州隋廢州爲郡唐復改郡爲州）仁宏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宏（五年制令死罪四三日五覆奏）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黨仁宏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元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宏爲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於

驪山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隳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爲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於末世急刻始行烈火原於子產峭洞起於安于然猶未有參夷之酷也秦創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尙繁皇上爰發至仁念玆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譎苛期於可久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附法也）且父子直是天性兄弟止於同氣誅

其父子兄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烏足爲治哉

癸卯貞觀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問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

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

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問其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上將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時主亦從上至其家上指主謂徵曰公強視新婦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長安禁苑之西樓也）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候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爲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　二月

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漆黑之諸侯以為國之不服者十有三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

銜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閻立本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

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淩煙閣書爵不書諡者其人存書爵書諡者其人已死唐郡新書曰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宏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奉御有直長掌內外閑廄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者也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爲然宏智因薦妻兄燕宏信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遣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爲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有壯士昝君謩昝音怎善閉目而射志目則中目志口則中口其徒王靈智學射於君謩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謩以擅其美君謩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謩張口承之遂齧其鏑于是笑曰汝學射三年獨不教汝齧鏃法耳祐聞而召用之與梁猛彪俱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潛召還寵

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籓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悛改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敕書戒之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自首而因以爲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爲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二人王國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下守衛陪從之事文振數諫祐亦惡之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謨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萬紀以爲君謨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爲非者數十人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宏信兄宏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奏 詔先行祐遣宏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

之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縋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上賜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為尋戈之釁豈不痛哉吾昔聞鄭叔漢戾並為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為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書畢為之灑泣而遺之祐召燕宏亮等五人宿於臥內餘黨分統士眾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宏亮等對妃宴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宏亮等曰王不須憂宏亮等右手持酒巵左手

爲王揮刀拂之祐喜以爲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分齊州之淄川置爲郡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事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聲聞數十里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左右紿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封英國公飛騎北門屯兵也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宏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爲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爲煨燼矣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啟扉獨慮燕宏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宏亮目投睛於地餘皆撾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鎖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

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宮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爲宮官晉置大長秋爲後宮官以宦者爲之隋爲內侍省煬帝改爲長秋監武德初復爲內侍省

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初祐喜養鬭鴨一夕貍齧殺四十餘鴨皆絕其頭而去及敗牽連誅死者正如其數祐初反時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爲燕宏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爲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縱擊虜之慙其言不能殺及祐平敕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爲榆社令隋義甯元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社縣屬并州武德元年屬韓州二年置榆州六年廢州以榆社屬遼州以杜行敏爲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郟城即漢潁川郡之

郟縣也後魏置郟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併後魏之郟城地屬焉

嗟貸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諡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官常論忠孝之道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

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元昌上弟也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矟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披其手足引之就樹而撾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鬭豈不樂哉又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

宜爲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執樂隸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乾傳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

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邱李安儼（頓邱縣漢屬東郡晉置頓邱郡後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魏州武德初屬澶州貞觀初廢澶州以頓邱縣還屬於魏州）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爲堯君素所殺）母曰長廣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上女也）皆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剄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

覘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六終